

回望鲁迅

鲁迅 永在的温情

——文化名人忆鲁迅

钟敬文 林语堂等著



回望鲁迅

永在的温情

——文化名人忆鲁迅

钟敬文 林语堂等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钟敬文等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回望鲁迅丛书/孙郁，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3998-0

I. 永… II. 钟… III. 鲁迅 (1881~1936)-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733 号

回望鲁迅 永在的温情

——文化名人忆鲁迅

钟敬文 林语堂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3.625 印张 355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000 定价：30.70 元

ISBN 7-5434-3998-0/K · 124

总 序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

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鲁迅深刻而又长远地启示着民族的自省,而且不断地被看成精神超越的资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动荡和变迁,鲁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他一方面被当成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当代思想者队伍中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榜样,一个导师。无论在学院派那里还是在民间,都有鲁迅意识的生长点。

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面貌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可以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者,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后来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虽然并不是每种人都得到了他的思想的真谛,但自鲁迅逝世到今天,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的轰轰烈烈和众说纷纭,也足以说明了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存在。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

因此,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的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的文字有选择地汇编在一套丛书里,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我们借此走进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对鲁迅的批评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标本的性质。

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继续“显”下去。

首先说回忆文字。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或笼统地说,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该写回忆

文章的都已写过,甚至有的人写了多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出奇,除非无中生有地编造。对历来的回忆文字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很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因为回忆文字卷帙浩繁,把每篇每部都收进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回忆录的内容来看,也应该加以选择。因为不少篇章有重复,往往是许多个作者回忆同一个事件,其间大同小异;加之回忆者因为年代久远,或记忆能力弱化,有的回忆录与当时实情不相符合,或者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特别因为鲁迅逝世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常有大的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斗争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竟或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看起来是颇为滑稽的,但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特殊国情使然,我们只好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加以认真鉴别。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努力将这些不谐和之处删除掉,但因为要保持每篇文字的基本完整,也不可能做得彻底。至于因为每个回忆者立场和视角不同,所描绘出来的鲁迅形象有差异,对鲁迅的评论甚或大相径庭,那也是正常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他们统一。

回忆鲁迅的文字,有多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写过专著特别是多种专著的作者,我们一般为其编了专集。例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出版过《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专著或文集。我们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其特点是偏重讲述鲁迅的日常生活,而尽量少选她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评价的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专著出版,周作人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回忆鲁迅》,后者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名义出版,实则由别人代笔,所写的鲁迅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将两兄弟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编为两本,一本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长兄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另一本是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主的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解说的文字。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写过《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向来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好评,也编为一卷。与晚年鲁迅接触得较多的冯雪峰,除专著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也收集起来,编为一卷。那些只写有一本专著的作者,我们将这些专著汇集成卷,例如将王志之的《鲁迅印

象记》，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许钦文的《鲁迅日记中的我》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编为一卷，这些人都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比较多的学生。鲁迅晚年，周围聚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如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周文、唐弢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在鲁迅逝世后的文坛斗争中，命运十分悲惨，将他们的回忆和评论文字汇编在一起，称之为“弟子忆鲁迅”，是较为恰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文字的很大部分是散篇文章，我们将其编为两卷，一卷重点收录文艺界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另一卷收录其他各界人士的文字。散篇文章很多，限于篇幅，丛书中不可能每篇都收，但大致上将比较重要的篇目都包括在这两卷中了。当然，由于寻找资料的艰难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一定有遗珠之憾。这是要请回忆录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遗憾。

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编辑。他不但写书，而且还办杂志、出书。他一生中与他有过交往的编辑有好多位都写了回忆文字，记述他在编辑方面的言行和业绩，有可读性，也有参考价值，对今天的编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因此，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编辑生涯忆鲁迅》一卷。

以文字类别汇集成卷的还有《无限沧桑怀遗简》。鲁迅一生来往书信甚多，许多书信后面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鲁迅逝世后，一些与他通过信的人，就通信过程和内容做了说明，这些文字提供不少背景资料，对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不无帮助。

此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女性特别是女作家，在回忆文字中对鲁迅的描绘和评论，笔触往往比较细腻，观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将她们的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一卷，也是很有意思的。

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编为一卷，其中以日本作者居多。这类回忆文字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只能编入已经有中译文的篇什，一定也有遗漏。期望翻译家们勉力多译，使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全璧。

鲁迅逝世已经六十多年，在鲁迅生前，从他发表小说开始，针对他的评论文字就已经出现。对鲁迅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类文章和论著相当多，我们进行了分类挑选，大致分为

一般评论和研究论著两种。两种的分别有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关于前者,按类编辑成两卷,一卷是对鲁迅的攻击性文字。鲁迅一生屡遭围攻,连他自己生前都想将各种围攻他的文字编为一集,而且已经定了名目叫《围剿集》,可惜因为早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本丛书里这一卷也就用这个书名。另一卷比较起来是对鲁迅的正面评价,大多是共产党人纪念和论述鲁迅的文字,其中有多篇是领袖人物对鲁迅的称赞。这样的编法,使两条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使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中更深入地了解鲁迅。

对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研究是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即如收在本丛书里的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我们就不能说都绝对准确无误。研究史料的学者发挥了考证的专长,对回忆录中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辨证,虽然有的是很小的问题,但表现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这类文字汇集起来,编为一卷。

研究鲁迅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选择为难。征得原著者同意,我们编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几种专著。此外,编了几卷论文集。

我们多年来喜爱读鲁迅的著作,也都写过一些学习心得。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鲁迅研究这门学问的感情却是相当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等同志对这门学问十分关注,愿意出版有关的论著,毅然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项工作委托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一开始惶恐不已,生怕做得不好,愧对鲁迅,愧对师友,愧对作者和读者,但最终,对这门学问的感情使我们鼓起了勇气,终于勉力将这套丛书编出来。

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工:《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由马会芹编辑,《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由张梦阳、孙郁编辑,回忆录的大部分由黄乔生编辑,其余由孙郁负责编辑。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热诚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知道,由于水平的限制,这套丛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盼望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

孙郁 黄乔生

1999年6月9日

目 录

1	古庙杂谈(节录)	章衣萍
3	枕上随笔(节录)	章衣萍
5	关于“獐”	章衣萍
6	记找鲁迅先生	钟敬文
9	鲁 迅	林语堂
14	悼 鲁 迅	林语堂
17	记周氏兄弟	林语堂
19	忆 鲁 迅	林语堂
21	悼鲁迅先生	艾 芜
23	鲁迅先生的演讲	郑伯奇
26	一 二 感 想	王任叔
28	我和鲁迅的关涉	王任叔
32	一个够 POG 的男人 ——哀 念 鲁 迅	欧阳山
34	南中国文学会及其他	欧阳山
42	忆鲁迅先生	以 群
47	最初和最后的一面 ——悼念鲁迅先生	姚 克
52	永在的温情 ——纪念鲁迅先生	郑振铎
58	忆鲁迅先生	孙伏园
63	鲁迅和易俗社	孙伏园

67	记 鲁 迅	白 危
72	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	钱玄同
76	写在永恒的纪念中	曹 白
88	活在人类的心里	鲁 彦
90	他给我们的不算少	芦 焚
92	我 和 鲁 迅	朱自清
94	忆鲁迅先生	范文澜
96	怀念鲁迅先生	尚 钺
108	一 点 回 忆	
	——关于鲁迅和我	高长虹
122	一 点 回 忆	
	——关于鲁迅和我	高长虹
125	纪念鲁迅先生	茅 盾
128	一 件 小 事	沙 汀
130	我最后见到鲁迅的一天	沙 飞
132	鲁 迅 与 我	梁实秋
137	怀 雪 峰	楼适夷
143	鲁迅设想的《杨贵妃》腹案	郁达夫
144	回 忆 鲁 迅	郁达夫
161	漫忆鲁迅先生	田 汉
163	鲁迅与中国古版画	郑振铎
167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巴 金
172	我认识的鲁迅先生	巴 金
176	回忆鲁迅先生	靳 以
180	鲁迅先生买去的画	司徒乔
182	有关鲁迅先生的几件旧事	魏金枝
184	忆鲁迅先生	刘 岷
189	回忆鲁迅琐记	刘 岷
193	一 段 回 忆	张 望
195	忆鲁迅先生	司徒乔

197	忆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	钱君匋
200	想起鲁迅一件往事	钱君匋
202	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	许幸之
205	忘却不了的教诲	
	——回忆鲁迅片断	陈烟桥
210	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	胡愈之
217	相濡以沫	叶圣陶
220	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帮助	赵景深
226	一木一石	赖少其
230	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	于伶
245	只研朱墨作春山	王朝闻
248	忆“木铃木刻社”	许天开
251	我们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前进	李桦
259	不断的记忆	黄新波
276	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	许杰
283	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江丰
291	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	施蛰存
297	鲁迅——莳花的园丁	
	——从鼓励写恋爱诗到	
	劝止写恋爱诗	汪静之
310	有关鲁迅的片断回忆	任钧
318	鲁迅与我	曹聚仁
323	我与鲁迅	曹聚仁
328	当巨雷震撼故都的时候	金肇野
345	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	孙席珍
362	长安道上 缅怀先师	孙席珍
366	编选后记	黄乔生

古庙杂谈(节录)

章衣萍*

偶然买得一只母鸡,便送到 Amy 的府上去。

那里住着的丫小姐也有三只母鸡。

我把我的母鸡放在 Amy 府上的庭中,丫小姐和 Amy 都围上来。

“几吊钱买的?”Amy 问。

“八吊半。”我欣然地说。

“买得便宜!”丫小姐夸奖地说。

然而丫小姐的三只母鸡也围上来了,其中一只黄毛的母鸡,气凶凶地直冲到前面来,将我的母鸡的颈儿咬着;然而我的母鸡亦颇不弱,于是伊俩儿便决斗起来了。

丫小姐与 Amy 站在一旁瞧着,笑着。

我的确忍不住了,瞧着这无理的决斗。我于是用左脚将我的母鸡踢开,然而丫小姐的母鸡又直扑上来了;我知道这无理的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也站在一旁,说:

“你们斗罢,畜生们!”

“斗死一只也好,横竖有鸡肉吃。”Amy 接着说。

然而我心中又似乎有牢不可破的伦理:我总觉得人可以杀鸡,鸡决

* 章衣萍(1900~1946),名鸿熙,字衣萍,安徽绩溪人。1924 年与鲁迅相识,后成为《语丝》同人。1927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校长秘书,同年 12 月 21 日,邀请鲁迅赴该校做了著名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

不可以杀鸡的。于是我也加入鸡的战斗，连午饭也不想去吃。

丫小姐与 Amy 自然笑我多事了。

然而因为我的干涉，鸡们的争斗终于停止。

我知道鸡们是不忠厚的，这也不自今日始了。鲁迅先生的后园养了有三只鸡，这三只鸡自然是朝夕相聚，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了。然而也时常争斗，我亲眼看见过的。

“鸡们斗起来了。”我从窗上看出去，对鲁迅先生说。

“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吧！”鲁迅先生说。

“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

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

(1925年3月31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古庙集》，北新书局1929年版)

枕上随笔(节录)

章衣萍

壁虎有毒,俗称五毒之一。但,我们的鲁迅先生,却说壁虎无毒。有一天,他对我说:“壁虎确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后来,我把这话告诉孙伏园。伏园说:“鲁迅岂但替壁虎辩护而已,他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并且养过壁虎的。据说,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里,天天拿东西去喂它。”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叭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八年前,鲁迅在绍兴馆抄写《六朝墓志》,我问他目的安在,他说:“这等于吃鸦片而已。”

鲁迅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一个挑着担沿门剃头的人,望望鲁迅,说:“你剃头不剃头?”

茅盾未出时,寓于上海某处之三楼,与鲁迅所居之三楼相对,时茅盾正草《动摇》《追求》等小说,常深夜失眠,遥望鲁迅之居,仍灯光辉煌,

于是喟然叹曰：“亦有失眠似鲁迅，不独失眠是矛盾！”

革命的文学家说：“阿 Q 的时代已经死了！”但是现在是什么时代呢？俄人伊凤阁（前北大教授）曾批评“阿 Q”，他说“阿 Q”的缺点是有世界性的，不但中国的辛亥革命时代会有这样的人物，法国革命时代，俄国的革命时代也难免有这样人物。——我想，就是将来中国革命黄金时代，也难免有这样人物，“阿 Q”的人性的缺点是有永久性的。

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商务印书馆在梁社乾的英文译本，其书面包皮，画一阿 Q 形状，小辫赤足，坐在那里吃旱烟。闻为德人某君手笔。有一次鲁迅先生看见。笑着说：“阿 Q 比这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

鲁迅先生的母亲周老太太，喜读章回小说，旧小说几乎无书不读，新小说则喜李涵秋的《广陵潮》，杂志则喜欢《红玫瑰》。一天，周老太太同鲁迅先生说：“人家都说你的《呐喊》做的好，你拿来我看看如何？”及看毕，说：“我看也没有什么好！”

（《随笔三种》，现代书局 1934 年 1 月版）

关于“獐”

章衣萍

柏烈伟(S. A. Polevoy)先生：

从前我接得先生来信，教我顺便问问鲁迅先生，他的小说《故乡》中的“獐”是什么东西。（因为这字字典中找不着。）几日前我看见鲁迅先生，便把这“獐”的问题问他。

他说，这“獐”字是我自己造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刺猬”罢？我问。

——不是，比“刺猬”大。他答。

——究竟是什么呢？我又问。

——是乡下人说的，我也不大了然。大概是“獾”一类东西罢？

……

关于“獐”的问题，我能告诉先生，如是而已。我想，先生译这字到俄文，可以采取译音的办法。

衣萍·五，五，一九三〇

（《衣萍书信》，北新书局 1932 年 5 月版）

记找鲁迅先生

钟敬文*

前天五点钟的时候,我从市里回来,见案上有邮件数起,顺手把颀刚先生从厦门大学寄来的一封信,先行拆看。原来是报告鲁迅先生将来粤的消息的。其词略谓,伏园君已经在两礼拜前赴粤,曾晤过否?鲁迅先生将于十五号(按来信是十一号写的)启程,想旬内你们定可相见。(颀刚所以告我这个消息,大概因为两月前,我曾去信问他“鲁迅先生是否要来粤”的缘故。)

我读了,自然非常高兴,巴不得早点天亮,可以到市里去找他——为什么要找他?一方面,想对他这位思想界的先驱者、时代的战士表示诚意的欢迎(我觉得他之所以值得我们特别佩服,比起他在文艺上的成绩来,尤其在于他那激进的不屈的态度上),另一方面,是藉此瞻瞻风采,以释数年来倾仰的私怀。

昨天,早餐后,我就匆匆乘电车“过海”(渡珠江)。到了市里,邀了一位姓蔡的朋友(他是中山大学医科的学生),同到中大去询问,心想,他即使不在那儿,也可以得到关于他住处的消息。谁知实际竟使我大大的失望。

最初到政治训育部去探询,里面的人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后来又到庶务处去问。结果是听到那位老头儿,说了下面几句很坚决的

* 钟敬文(1903~),又作静闻,广东海来人。1927在中山大学国文系任职。鲁迅到中大后,与鲁迅有来往。后编辑《鲁迅在广东》一书。